

成成的画作《我最爱的人》。



一诺重如山 无血亦为亲

——忠县汉子余华生的5年“爸爸路”

本报记者 袁明琼

在忠县拔山镇八德场,提起余华生,乡邻们都会竖起大拇指:“这人,心善得像菩萨,也‘傻’得让人心疼。”5年前,余华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儿子,照顾着身患尿毒症的母亲。5年间,他却成了好兄弟丁明阳(化名)两个孩子的“爸爸”,用并不宽厚的肩膀,扛起了照顾两个毫无血缘关系“儿子”的重任。



余华生接孩子们放学。

1 一诺千金

2021年夏天的一个傍晚,忠县拔山镇八德场的晚霞,把余华生家斑驳的墙映得通红。手机铃声急促响起。电话那头,传来好兄弟丁明阳沙哑而近乎绝望的声音:“华哥……我离婚了,成成才两岁……我实在没法带,你能不能……帮我带几年?”

屋里,患尿毒症的母亲刚做完透析,虚弱地躺着。余华生握着手机,手心有些汗。他没问“带多久”,也没算自己每月做互联网零工那点微薄收入,更别提母亲定期雷打不动的透析治疗。

“你放心,孩子我来带。”声音不高,却像钉子楔进了木头。这句脱口而出的话,从此改变了他和两个孩子的命运轨迹,也让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,开始了长达5年、至今仍在继续的负重前行。

余华生与丁明阳的缘分,始于儿时的拔山镇校园,续写于青年时在外的打拼。两人本是八德小学的校友,小学毕业后各奔东西。直到2005年,在福建一家裁缝铺里意外重逢——竟师从同门。彼时,余华生才得知,丁明阳的母亲早已离世,父亲因精神

疾病长期住院。没有兄弟姊妹的丁明阳,自此将年长他两岁的余华生视为唯一依靠,一声“华哥”,满是信赖。

出师后,两人在福建合伙创业。虽两年后因行情不济关店分手,两人情谊却未减半分。丁明阳在外继续打工,余华生则回乡照顾重病母亲。逢年过节,丁明阳会回村探望余华生的母亲;余华生也时时去电,叮嘱丁明阳照顾好自己。

几天后,重庆北站。余华生第一次见到两岁的成成。小家伙躲在父亲身后,只露出一双黑葡萄般的大眼睛,满是惊惧。丁明阳眼眶通红,把一袋小小的行李和一沓记着孩子习惯的纸条塞给余华生,哽咽道:“华哥,这辈子我欠你的……”余华生拍了拍他的肩,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:“兄弟,放心!”

回忠县的大巴车上,成成哭累了,在余华生怀里沉沉睡去,小脸上还挂着泪痕。余华生一动不动,手臂渐渐发麻,心里却异常清晰:这条路,开始了。

2 学当爸爸

最初的日子,慌乱与疲惫交织。

一个从未带过孩子的单身汉,面对一个因分离焦虑而整夜哭闹的幼童,余华生手足无措。成成夜里惊醒,哭着要找爸爸妈妈,余华生就抱着他在屋里屋外一圈圈地转悠,哼着不成调的儿歌,直到凌晨三四点,胳膊酸得抬不起来。尿布换得不熟练,床单半夜湿透是常事。后来,余华生干脆定了凌晨1点和5点的闹钟,无论多困,都准时抱孩子上厕所。他说:“纸尿裤太贵,总穿着也不舒服。孩子得好好照顾,大人累点就累点。”

两个月后,余华生再次接到丁明阳的求助电话。离婚时,大儿子虽然判给了孩子母亲小丽,但小丽表示无力照料,把孩子给了他。丁明阳只能再次向余华生求助:“华哥,能不能把然然也交给你?”

这次,余华生有些犯难。母亲卧病在床,自己收入微薄,一个孩子已让他疲于奔命,再加一个?可恍惚中,余华生眼前浮现

出孤苦无依的丁明阳,也仿佛看到那个躲在父亲身后怯生生的然然。他深吸一口气:“送来吧,一个也是带,两个也是养。”

从此,余华生在“儿子”之外,又多了一重身份——两个孩子的“爸爸”。

生活变成一道残酷的算术题:母亲的医药费、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费、一家四口的日常开销,与他那点不稳定收入之间形成巨大鸿沟。为了尽可能地增加收入,他工作时间更长了,熬夜更多了,眼圈经常黑着。

然然肠胃弱,经常呕吐。余华生打听到县城一位老中医,专门带着孩子去求诊。他还详细记下食疗方子,单独给然然开小灶,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营养餐。半年过去,然然脸色红润起来,呕吐很少再犯。成成到了新环境,起初像只受惊的小猫,在余华生耐心呵护下,慢慢变得活泼起来,开始跟在他身后,脆生生地叫“叔叔”。原本沉默寡言的两个孩子,渐渐敞开心扉,每天晚上更是要躺在他的身边才能睡着。



余华生陪伴孩子们下象棋。



余华生辅导孩子们写作业。

3 渡过难关

起初的日子虽忙碌,却也安稳。丁明阳会时不时转来少量生活费;小丽也会通过视频看看孩子,偶尔还会来拔山镇探望。

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。2022年,丁明阳因一时糊涂,卷入一场违法风波之中,失去人身自由。紧接着,孩子们的母亲也彻底断了联系。两个孩子的一切,彻底压在了余华生一人肩上。

那段时间,是这个家最晦暗的日子。余华生常常深夜独坐,望着窗外浓得化不开的夜色。母亲的病情、孩子的生活费、明天的菜钱……像一座座山压来。村里有人劝他:“华生,你是好人,但别把自己拖垮了。把孩子交给政府或福利院吧,好好照顾你

妈,你将来还要成家。”

余华生摇摇头,眼神疲惫却坚定:“我答应了明阳。孩子叫了我这么久‘叔叔’,我不能扔下他们。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。这是做人的本分。”

日子虽拮据,余华生却从未亏待过孩子。孩子喜欢的画笔、画本,他省出钱来买;学校组织活动,他悄悄多熬几个夜,把费用凑齐,不愿让孩子感到“不一样”;过年时,再难也给孩子们置办一身新衣,带着他们贴春联,让这个组合起来的家,充满传统的年味和仪式感。

4 爱的回响

余华生的故事,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,在拔山镇漾开温暖的涟漪。

丁明阳的叔叔得知孩子情况后,主动每月挤出800元送来。这一份心意,为余华生这个不易的家庭,缓解了些许经济压力。

八德村村委第一时间为两个孩子落实了低保政策;镇政府将余华生的母亲纳入大病救助,逢年过节,还会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物资。八德小学的老师,给予了然然和成成更多关注;全额减免课后延时服务费与生活费,心理疏导也悄悄进行着。

邻居们成了最可靠的“后援团”。唐忠英、陈淑芳会给孩子们买零食、衣服。余华生临时有事,孩子们总能在邻居家得到妥帖照顾。

更广泛的爱从四面八方涌来。自媒体博主“幸福霞姐”驱车前来,带来衣物、学习用品和善款,陪孩子们做游戏,用镜头记录下这个特殊家庭的笑声与坚韧。这些来自社会的爱意,汇成一

股温暖的力量。余华生不善言辞,只是把每一次帮助、每一个名字都默默记在心里,“没有大家,我可能真挺不过来。”

最动人的回馈,来自孩子本身。年纪尚小的成成,也懂得心疼余华生,会把自己最爱的零食留给他,抱着他的腿撒娇地说:“叔叔,我爱你!”一次,学校老师让小朋友画“我最爱的人”,成成画了一个高大的男人,牵着两个小孩的手,旁边歪歪扭扭写着“叔叔”两个字。老师问:“这是谁呀?”成成仰起小脸,大声说:“这是我叔叔,我最爱的叔叔!”余华生看到这幅画时,这个被生活磨砺得异常坚硬的汉子,瞬间背过身去,肩膀微微抖动。所有的付出与艰辛,在这一刻,被孩子稚嫩的笔触和毫无保留的爱,熨帖得平平整整。

然然也越来越像个小男子汉,放学回家会主动扫地、洗碗,给奶奶捶背,还会认真地对余华生说:“叔叔,等我长大了,我挣钱养你。”孩子的懂事,是命运馈赠给这位“爸爸”最珍贵的礼物。

5 未来可期

转眼5年。然然10岁,读四年级;成成6岁,上一年级。在余华生用汗水与爱心浇灌下,两个孩子健康成长,成绩优异,性格阳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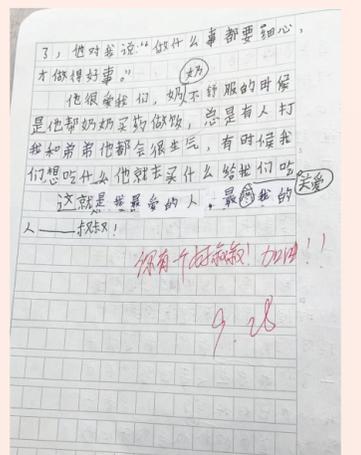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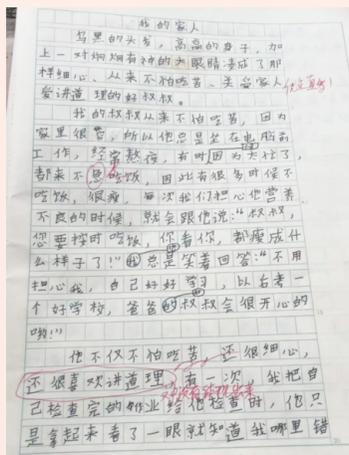
余华生自己,却已年近四十。不少热心人为他张罗对象,对方往往被他的善良、踏实和担当打动,表示愿意共同承担压力。去年,一名同样善良的离异女子与他相见,彼此印象很好。但思虑再三,余华生还是主动找到女子劝她另觅良人。“我的情况太复杂,不能拖累别人。”他把个人的幸福,又一次默默排在了承诺之后。

问及未来,这个脸庞黝黑、双手粗糙的汉子目光望向远方:

“我会一直照顾我妈和两个孩子。等明阳回来,他如果能挑起担子,我扶上马送一程;他如果还需要时间,我就继续照顾下去,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。”

余华生的话,没有豪言壮语,却如拔山镇的青石板路,坚实、沉稳。5年,1800多个日夜,一句承诺,演绎了一段超越血缘的父子情深,也树立了一座关于诚信、忠义与担当的精神丰碑。

在忠县这片以“忠”命名的大地上,余华生用最平凡的坚守,告诉世人:一诺,确可重如千钧;无血,亦可浓于至亲。



然然的作文《我的家人》。

记者手记

一诺5年的重量

一句“孩子我来带”,忠县汉子余华生为此坚守了5年。面对好兄弟陷入困境时的托付,他明知自己境况艰难——母亲重病在床,全家靠他打零工维持——却毅然接下了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。

5年来,余华生每天在多重角色间切换:照顾病母的儿子,两个孩子的“父亲”,养家糊口的主力。生活的艰辛没有压垮他,反而让他的担当更加具体:深夜加班,精打细算,悉心照料每一个家庭成员。这1800多个日夜的坚持,让“信义”二字从一句承诺变成了生命的底色。

余华生的故事感动了众人。村委会、镇政府及时落实帮扶政策,学校减免相关费用,邻居们伸出援手,社会爱心不断汇聚。

一个人的坚持,点燃了一群人的善意,彰显了忠义精神在当代的生命力。

这个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,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。它告诉我们,“忠义”并非遥远的概念,而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——在困境前不后退,在承诺后不放弃,在责任前有担当。

余华生用5年时光证明:在忠县这片土地上,“忠”不只刻在历史上,更活在普通人的选择中;诺言的重量,不在其言,而在其行;担当的价值,不在其大,而在其久。在价值多元的今天,这种源于民间、植根日常的诚信与坚守,恰是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。它告诉我们,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有些东西始终值得坚守——那就是一诺千金的诚信,和忠人之事的担当。